

## 大寒读《秋声赋》

■林轩鹤

风,猛烈地刮着。大寒,一年之中最后一个节气,如期而至。

据《授时通考·天时》记载:“大寒为中者,上形于小寒,故谓之大……寒气之逆极,故谓大寒。”因此,大寒也是冬天最冷的时日。

窗外,风砸在树上,发出沙沙的声响,打破了这冬夜的寂静……

冬之夜,读书时。因刚看完央视《宗师列传·唐宋八大家》之《欧阳修传》,便读起他的名篇《秋声赋》。

宋仁宗嘉祐四年(1059年),那年欧阳修53岁。一个深秋的夜里,他独自秉烛而读,忽然听到一种声音由远而近、由轻到重传来。刚开始那声音只是风吹、浪涌,然后又似撞击声,最后好像千军万马疾行的声音。他吩咐童子出门去看

看。童子回来后说:“星月皎洁,明河在天,四无人声,声在树间。”原来只有风吹过林子发出的声音。由此欧阳修长叹一声,感秋之意油然而生。当时欧阳修虽身居高位,然多年宦海沉浮,感慨颇多,乃以“悲秋”为主题,抒发人生感叹。

欧阳修先写秋之“为状”,从色、容、气、意四个角度来写,渲染秋之萧条;接着写秋之“为声”,则秋对于草木的摧残之力;再写秋之“为心”,由物及人。秋是刑官,秋风吹过,万木枯萎,落叶纷纷。欧阳修最后又说:“奈何以非金石之质,欲与草木而争荣?念谁为之戕贼,亦何恨乎秋声!”点明秋声与悲无关,人无须怨秋声。在《秋声赋》中,我又感受到了一位超然物外的欧阳修。

人到中老年,在大寒节气,读《秋声赋》,感慨万千。

风刮着,沙沙作响。望窗外,屋外的树儿抖落几片枯叶,把手臂般的枝干伸向天空。早已习惯了寒冷的鸟儿们,在树上叽叽喳喳地叫着。风声、鸟鸣声、树叶沙沙声,我不妨将其称为“冬声”。

欧阳修作《秋声赋》,感叹:“草木无情,有时飘零。人为动物,惟物之灵。”草木是无情之物,尚有零落之时;人为动物,在万物中又最有灵性。

我打开窗户,一片黄叶在寒风中悠悠扬扬,从窗口飘进来。我拾起叶子端详,叶子从秋天而来,却在冬天隐藏着一个春天的梦。

二十四节气,川流不息,周而复始。季节的流转就是一个寻梦的过程。寻求美好,寻找幸福,寻访温暖,寻觅爱。

大寒已至,春将不远。

## 每于寒尽觉春生

■周牵连

“蜡树银山炫皎光,朔风独啸静三江”。上乾深寒,岁末迎年,大寒裹挟着冬的最后深情,在春节前悄然降临在宁静的山村。

清晨,我回到老家。山里的空气清冽寒冷,阳光透过稀薄云层,轻柔地洒在老厝瓦片那一层霜冻上,给这大寒天添了几分温暖。

走进老厝厅堂,我的目光不自觉地落在墙上的您——阿嬷。您在那里,已经十六个年头。或许是受墙壁湿冷的影响,您身份证上的“脸庞”已然模糊,可那串身份证号码依旧清晰如昨。

再过不久就是除夕,往昔这个时候,正是您最为忙碌的时刻。您总会催促父亲打电话,召唤孙儿孙女、曾孙们回家过年。还会特意为我们杀鸡杀鸭,仔仔细细地烫水拔毛,收拾得干干净净,等我们返城时带上。您做的蒸米果、拍米糕,更是过年不可或缺的美味。那时,我回到家,您便一边手脚麻利地忙着,一边絮絮叨叨地跟我讲着家长里短。那温馨的场景,仿若就在昨日。

阿嬷,是不是大雪纷飞,阻断了您回家的路途?是不是山野的积雪掩埋了您一年的牵挂,摇曳的芒草模糊了您疲惫的双眼,才让您放下了大年前的忙碌?您总是望着那片竹林与杨梅林,却不看一眼您的二孙子。您是不是还在担心姑姑的田地缺垄少苗?是不是又像从前那般,不辞辛劳地挥锄铲草,汗珠洒落满地。您还会趁着寒夜浓重,沿着水渠旁的小路,一心想回长基娘家,却总是被您儿子劝回。那时您向我诉苦,可我没能听清您的心里话。我明白,您心里始终惦记着娘家。

阿嬷,“大寒已过腊来时,万物那逃出入机”,寒冬即将远去,您就采撷一缕冬日暖阳吧。过往的那些酸楚与艰辛,都让它们随着寒风飘散。您的名字,必将与春的信息一同,在这世间绚丽绽放。

您爱吃的米果,娘说下午会蒸上一屉。提及您常常制作的米糕,娘说如今没人爱吃,也就不再做了。娘还念叨,家中无人能做出您那般好看又美味的米糕。您做米糕时,先将蒸好的糯米摊在印着红梅的圆铁盘上,撒上白糖,接着洗净双手,仔细地拍打米糕,之后再撒上炸好的葱花油,反复拍匀,直至葱头完美地嵌入米糕之中。一时间,香气满溢。那米糕上的油葱花,恰似朵朵白色梅花,花蕊点缀其间,只钟情于这冰寒的腊月,与世无争。正如陆游所云:“驿外断桥边,寂寞开无主。已是黄昏独自愁,更著风和雨。无意苦争春,一任群芳妒。零落成泥碾作尘,只有香如故。”阿嬷,您或许还不认识陆游,但您一定不会忘记这大寒时节的梅花,不会忘记您亲手制作的葱花油米糕吧。

大寒,老家,上乾,老厝,厅堂,念起一声您:阿嬷。我浑身一颤,不知是因这冬日的寒冷,还是对您浓烈的思念,“每于寒尽觉春生”,又是一年冬末,春节将至,阿嬷,在那边,您若得闲,就再拍一盘带春意的米糕吧。



## 大寒迎年,转眼春天

■吴奋勇

“冬阳一寸值千金,三寸冬阳四时温”,我坐在自家阳台,享受着“晒太阳胜似吃补药”,栅栏内的花草草在微风中摇曳,冲着我发笑,我也不由自主地笑一下,好像我们之间早就很默契了。突然,接到妻子的电话,要我立即下楼取东西。

“吴老师,在这?”我循声看去,一个戴着头盔、穿着风衣的年轻人,正在向我挥手。走近,我忍不住地赞叹,摩托车后座上的大箱子装饰得真美!几朵水仙花,亭亭玉立,开得正好,宛若凌波仙子踏水而来。

原来他是我妻子同学的孩子,也是我的学生。他大学毕业后,回乡经营着一家花店,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我说:“你专门送水仙花啦!”他点了点头,说:“养一盆水仙花过大年,是传统习俗也是现代时尚呀。”又围来几个人,他一边递给小纸箱,一边交代注意事项,也说着怎么养好水仙花。有人发问,他耐心解答。本来木讷的他,如今讲起话来,成竹在

胸,滔滔不绝。

过年养上一盆水仙花,成了我家多年习惯。它虽然没有兰花般“高大上”,但不需要肥沃土壤,不靠阳光雨露。只要一碟清水、几粒鹅卵石,清雅素洁,置于案头窗台,就能在寒冬腊月,生机盎然,吐翠溢香,呈祥瑞,送温馨,以此来除旧纳新,庆贺新春,美美与共,简直无与伦比。

我默默地看着,犹如在欣赏一段文艺表演。他忙了一阵子,停了下来,伸伸腰,满面笑容地对我说:“今天大寒,这盆水仙花送给你,春节刚好开花。”我推托了。他又说,请我给他写幅字,要张挂在花店里。我答应了,问他要什么,他开口大声朗诵着:“芳心尘外洁,道韵雪中香。自是神仙骨,何劳更洗妆。”在场的人,啧啧称赞。

是呀,大寒至,年近了,大家都忙了起来。老年大学书法班的同学又来电话,约我下午两点到龙华社区义务写春联。其实,我在家写好几天了,每到这个时候,我都会给亲朋好友

友写春联。记得小时候,每当放寒假,我家就热闹起来。乡亲们来我家,请我的父亲为他们写春联,我帮忙割红纸,或者拿着父亲写好的字,放到大厅口排着,让微风把墨汁吹干。每当看到厅堂的墙壁,或者大门的门框门扇上,贴着红彤彤的春联,在寒风中飘逸出喜庆,我们比谁都开心。

“小寒大寒,杀猪过年”。大寒至,年味浓。家家户户忙着扫灰除尘,准备年货,出外奔波的人开始陆陆续续往家赶。街上五彩缤纷,逛街的人络绎不绝,各种各样的人都有,各种各样的货物齐全,琳琅满目。

民间有句俗语:“过了大寒,又是一年。”大寒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,过了大寒迎来立春,新一年的节气开始轮回。“小寒不如大寒寒,大寒之后天渐暖”,我们聆听着潜藏万物的涌动之响,隐隐中可感受到春回大地、万象更新的迹象,恍如转身之间,就要与春天撞个满怀。

听!春天的脚步近了,春天会很美,包括你、我、他!

